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107 年 11 月

龍埔的人——訪調與抗爭生命紀實

朱書慧

摘要

筆者簡述在參與三峽龍埔里反迫遷抗爭時，透過紀錄片的形式紀錄了訪談數名龍埔里自救會成員的過程。也將此紀錄片視作為促成政治壓力的工具及日後招募更多臺北大學學生加入三峽在地土地議題的工具。在拍攝紀錄片的途中，參與的學生們一次次反省自己在此議題中所占的位置，嘗試將話語權交還給里民自身，讓里民用自己的口說出自己的故事，也希冀藉由此紀錄片的拍攝能做更形而上的組織工作。

◎ 本報告獲台北大學社會學系黃樹仁紀念獎學金《社會實踐獎》（107學年第1學期）優秀獎。

壹、實踐主旨

訪談數個現在或過去住居於三峽龍埔里，且參與過龍埔里自救會舉辦之幹部例會、會員大會、陳抗會前會、陳抗現場行動之龍埔里自救會會員，將其又述生命經歷、過去三峽的自然風貌、龍埔里的田園生活，或其反對不當公共建設、國家土地掠奪之抗爭觀點，剪輯為紀錄片，向社會大眾公開，使受眾更為了解龍埔里土地迫遷議題，並且放置於「三峽龍埔里——麥仔園反迫遷」之自救會臉書上。拍攝紀錄片同時，亦舉辦訪調，並開放台北大學同學及社會大眾參加，加入議題簡介與龍埔里腳踏車巡禮，藉此使學生及大眾能更深入了解龍埔里所面臨的困境，深耕在地。

貳、實踐動機

（一）工具導向

1. 紀錄片是宣傳議題、促成政治壓力的工具

以紀錄片等軟性活動，能使大家更了解三峽在地議題。

龍埔里反迫遷案，牽涉到一個新訂都市計畫、一個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審議、一千兩百多筆特農地解編、諸多土地徵收程序，在龍埔歷史上，目前更是第五次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徵收，議題繁縟，三言兩語道不清。與此同時當今小資影像當道，人人皆有機會用鏡頭說故事，於是龍埔自救會秘書處的夥伴們就決定共同投入紀錄片拍攝。策略上，若有更多人知道龍埔議題的荒謬性，促成更大的社會壓力，就更有機會阻止政府蠻橫暴政掠奪農民。

2. 紀錄片是組織工具

紀錄片主體的自救會會員，藉由這個拍攝機會，抒發情緒、傳遞公民意識、建構集體記憶與土地認同，是有效凝聚自救會組織內部相對低成本與有效的組織

方式，生產每一支紀錄片的過程，都是讓龍埔里自救會這個想像共同體當中的農民、百姓，乃至是因拍攝紀錄片而行動的自救會學生，在生活當中保持抗爭狀態的進行式。

（二）反身性與學習

從自救會學生的立場而言，紀錄片不只是把議題外散的政治工具，協調、拍攝、訪談、剪接、配樂的過程，更囊括著創作與學習這兩個迷人的面向，與此同時，紀錄片現場上，鏡頭、參與組織工作的自救會學生與受訪的自救會會員，形成了一種三方立體的互動形式，一反平常的陳抗狀態，沒有邪惡的他者（政府），只有他們（受害者）的悲傷、沈默、語塞、憤怒，還有我們彼此的愛。紀錄片現場為身為「組織者」我們，建構出了「旁觀者」的立場，創造出了一種反身性，每一隻紀錄片，在身份認同上自救會學生經歷了一定程度的拉扯，他人的痛苦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我們要關注土地議題？世界是否有公平的可能性？每一次攝影機運轉的過程，具有雙重身分的自救會學生都將面對這些重要但是複雜的問題。

（三）交還話語權

拍攝紀錄片，意味著身為知識份子的自救會秘書處學生從抗爭核心退出並把完全話語權交還給當地住民，藉由紀錄片與訪調，使當地里民對自身的生命故事與議題有完整詮釋的機會，我們毫無保留的把他們珍貴的心意傳遞給社會，我們想紀錄的從來不僅是議題，台灣可能有一百種不一樣領域可是一樣不公平的議題，我想，我們在投入組織自救會過程當中，真正吸引我們的是那些拼死掙扎的、為了守護家園奮鬥受盡煎熬的，龍埔的人的掙扎。你是誰？你幾歲？你做什麼？家

對你來說是什麼？早年的龍埔是什麼樣貌？土地是什麼？作物是什麼？過去被徵收的情況和其慘烈？然後你一生在這片土地上最珍貴的回憶？抗爭有用嗎？你還懷抱希望嗎？龍埔里的反迫遷運動，不應該以捍衛私有財的資本主義精神為核心，他是更了不起的事，是一場階級運動，政府與抗爭者，抗爭者當中的知識份子組織者與主體百姓。更是一場自主的公民運動，如果我們成功了，創造出行政先例抑或是其他破又，我們終結的都不只是龍埔里的迫遷，是島上無數受不當公共建設規劃、官商勾結土地略奪的痛苦人民。而這一切的實踐，由「交還話語權」為組織內權力流動的開端。

參、實踐計畫背景

三峽龍埔里曾是人又共姓的百年大郡，曾為國家糧倉，故得名「麥仔園」。龍埔里於民國七十年代，經歷農改場、國家教育研究院兩次徵收，後於八十年代經歷臺北大學、龍埔路又被徵收兩次，曾導致當地農民自殺，被分割後的龍埔蓋起大學與遠雄的高樓大廈。二零一二年起，政府推出「麥仔園都市計畫」欲進行大規模區段徵收再次造鎮與「三鶯捷運系統工程」，在兩公里農田內設置三個捷運站，並擴大徵收捷運機廠用地，新北市政府一方面進行土地徵收，二方面正解編龍埔里的特農地，嘗試規避較為嚴謹的法秩序。是歷史上第五波徵收。

肆、實踐內容

（一）紀錄片

本實踐計畫以拍攝紀錄片為主軸，目前已拍攝兩支紀錄片，且往後欲於 2019 年 6 月前，拍攝共 10 支紀錄短片。目前已拍攝完成的兩支紀錄片，我們分別訪談抗爭運動中的男性無業者（劉秉峰）、女性知識份子（陳家姐妹花），且未來實踐計畫訪談訪談者有：

一、易桂月，臺北大學法學院的清潔工阿姨，她們位於捷運機廠用地的住家，迫遷在即。

二、溫順隆，同為龍埔里運動中的勞工階級，是激進派的代表，為捷運機廠道路用地苦主。

三、黃本源，麥仔園都市計畫苦主，坐擁一方柚子園，曾與捷運副局長在公聽會上激烈爭辯。

我們希望能夠衡平地針對龍埔里運動的抗爭者中不同的性別、階級、年齡進入訪談，全面地為這場運動中，人們複雜且真實的容顏，做下紀錄。

（二）訪調

每次拍攝紀錄片均搭配訪調的形式，於北大翻牆社及「三峽龍埔里——麥仔園反迫遷」之自救會臉書上設置活動專頁，邀請更多北大學生或外界非運動者、非組織者共同參與以深入了解龍埔里的抗爭困境。

伍、實踐成果

（一）紀錄片

目前我們已經拍攝完成了兩支紀錄片，分別訪談抗爭運動中的男性無業者（劉秉峰）、女性知識份子（陳家姐妹花）。

1. 【龍埔的人——第一集：他家，已經被徵收了二遍】

劉秉峰，五十八年次，土生土長龍埔人，現任龍埔自救會會長。

國教院徵收了他家的農地，臺北大學受徵收時，社會安置住宅一等二十年，他說徵收幾乎半毀了他的一生。爾後辭去工作，長期投入龍埔里反迫遷運動，致力擋住麥仔園都計與三鶯捷運 LB05 站與機廠，反對第五次針對龍埔里大規模土地掠奪，拼死守護家園，至今未婚。

自救會學生有一次笑稱他嫁給了龍埔里，他沒有笑、沒有哭、也沒有回答。

影片請見：<https://www.facebook.com/LongpuAntiEviction/videos/254745131915062/>

共獲得 49 次分享，5600 次以上觀看。(截至 2018 年十月八日)

2. 【龍埔的人——第二集：陳家姊妹花】

「一枝箸，足緊就甲伊拗斷；兩枝箸，可能愛幾些力；一疊箸你甲伊軋看麥。咱若團結，政府就未看咱衰小！」——陳大姐。

本片中的陳家姊妹均為小學老師，於龍埔里住居超過五十年。她們娓娓道來早年的農村生活的風景、趣事，與民國 70 年代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徵收影響。目前陳家姐妹致力於阻擋農地被徵收為捷運機廠用地(政府欲徵收土地面積擴大三倍，現為 14 公頃)，防止麥仔園都市計畫死灰復燃。最後，陳家姊妹也藉訪談的機會，向新北市府、北大城的人、龍埔自救會以及其他全台灣抗爭的土地團體喊話。陳家依然持續的耕作龍埔里的田地，產出四季蔬果。他們說，只有留有土地才有希望，其他的沒有辦法。

影片請見：<https://www.facebook.com/LongpuAntiEviction/videos/173120620270570/>

共獲得 20 次分享，2250 次以上觀看。(截至 2018 年十月八日)

(二) 訪調

同時於【龍埔的人——第二集：陳家姊妹花】的拍攝活動，亦加入龍埔里訪調行程，自救會秘書與北大翻牆社於九月二十九日共同舉辦【龍埔的人——抗爭

生命紀實】活動，其中包含對於龍埔里反對徵收的議題簡介、邀請學生共同參與紀錄片拍攝以及龍埔里巡禮，共計 10 名學生參與，除紀錄片拍攝外，參與夥伴每人皆針對當日的訪調，拍攝照片並寫了當日心得放置於「三峽龍埔里——麥仔園反迫遷」之自救會臉書上。

（三）社會迴響

1. 引起論戰

這兩支紀錄片以及紀錄片心得投書皆放置於「三峽龍埔里——麥仔園反迫遷」之自救會臉書上，經過自救會成員分享於臉書「愛北大」社群後也引起了北大特區居民對於此議題的討論。反徵收抗議總是免不了在網路上被批評為貪婪的人，雖免不了網路上的論戰，但也讓北大特區居民得以以另一種面向去接觸龍埔里這些反徵收、抗爭的群像以及都市發展背後，在他們所居住的土地、這些過去曾被徵收來的土地下埋藏著多少人的淚水和不甘。

自救會投書於「iBeta 愛北大」臉書社團中的分享貼文有三十九則留言討論論戰，而【龍埔的人——第一集：他家，已經被徵收了二遍】則獲得社團內四次分享。

這樣的結果或許不夠漂亮，也沒有真正打進北大特區居民的心，但這個紀錄片拍攝計畫將持續，希望能夠持續地以影片的方式使更大的受眾能以軟性的一面去理解三峽、理解龍埔里，認識自己所在之地所發生之事。

2. 招募新血

透過龍埔的人第一集我們有了一個明確的成果，這幫助我們在翻牆社迎新上有實際成果且更軟性的方式能夠呈現龍埔里，這也成功地使我們第二集的拍攝多了四位過去未曾參加過龍埔里抗爭相關活動的北大同學以及政大大學報一名記

者加入我們的紀錄片拍攝活動。土地抗爭這樣複雜、耗時的議題總是難招募到人投入，透過紀錄片的形式使更多同學對參與、了解龍埔里抗爭有了興趣與開頭。這也幫助了龍埔里自救會學生秘書處有了新的人投入參與，幫助自救會運作的工作有更多人力，使原本的學生秘書處的成員的工作量能被分攤，多一點喘息的空間。大學四年舊的人將要畢業，無法真正長期地投入反抗爭的運動中，新的人力加入使龍埔里自救會學生秘書們有後繼之人。

3. 組織形式之上的組織工作

自今年七月籌備「龍埔的人」抗爭生命紀實至今，龍埔自救會參與了「機廠用地，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機廠用地，土地徵收公聽會」、「全龍埔里，解編特濃地說明會」，發起了兩次記者會七月三十一日「藍色朱市府騙殺農民、綠色都委會勿成幫兇」、十月八日與大觀自救會合辦「正視在地迫遷案、議員監督別擺爛」；至少出席聲援五場以上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大觀自救會、反南鐵東移自救會，本會亦正與 EJA 環境法律人協會商討專業法律。龍埔自救會的努力，不在話下，惟在高強度、高密度的組織抗爭過程中，亦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耗。拍攝紀錄片的軟性活動，重新讓學生秘書褪去組織者的外衣，走進龍埔人們的生活，與一個又一個龍埔人，建立更緊密的互信關係，我們互相關心，也時常一起吃飯，修復了過去兩年龍埔自救會的困境，也就是自救會中的人與人、或人與學生之間脆弱的人際紐帶。拍攝紀錄片，顯然成為組織形式之上的組織工作。

陸、實踐心得

我個人對於各地的迫遷案的想像是單一的、貧乏的，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面對政府的強徵，看不懂的法條、哭泣的人們。但我從未有機會實際接觸這些人，上

大學來到三峽、來到北大特區，高樓林立，我卻感受不到人們在此生活的氣息，無趣之城。

跟著幾個投入龍埔里反迫遷自救會的學生成員，上大學後第一次我得以接觸三峽在地的議題、這些人們，網路發達後人們越來越疏離、越來越表面，很多事情停留在社交媒體上的幾個 hashtag，我們看不見情感。

我跟著大家一起讀政府發來的公文，搞不清楚地目變更的範圍，從區公所要來的地圖對我來說是天書，要不到麥仔園實際上農地所佔資料，我們看著政府給的難解的地圖，自己開著 google map 定位和接近路癡的方向感，實際探訪地圖上小小方格所代表的百姓實際生活、耕作的土地。天氣炎熱、地圖難解，這是我從未受過的訓練，要去理解這複雜的議題，這背後不是幾張貼紙說得清的，何況是沒有受過那麼多教育的農民們要如何從政府幾書公文、幾場公聽會去理解自己土地將被奪取，那些農地農作將如何被如同北大特區這些高樓、大房子所取代。爾後我也跟著自救會跑了記者會、公聽會，第一次親身看到從小以為應該要保護自己的警察們怎麼運用所謂公權力，以優勢警力、暴力地肢體面對想要在公聽會上提交連署書的自救會農民們。

這次實踐計畫是我第一次參與紀錄片的拍攝，第一集我們拜訪三峽龍埔里自救會會長劉秉峰大哥因為過去土地被徵收但晚來二十年的安置住宅，一樣冷冰冰的高樓大廈。面對政府強徵的力道，秉峰大哥毅然決然辭職投入抗議運動已有四、五年，秉峰大哥說面對龍埔里史上第五次徵收，再繼續徵收下去，他們家最後一塊土地也要被徵收走了。沒有房子、沒有工作、家裏還有老人要照顧，整天更又投入抗爭，他也不敢交女朋友、不敢成家，里民們看到他也都知道沒好事，政府

又要來了。在我們訪問的一小時內，秉峰大哥很幽默，有時候會逗我們笑，但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卻是沈重得我不敢負擔。

而第二集我們拜訪的是均擔任小學老師的陳家姊妹花，兩位大姐在我們每次行動中總是帶著一筆一筆資料、地圖向著政府喊話，但永遠得不到回應，官員們總是說他們收到了，會再回去檢討。大姐說政府總是說人民是頭家，她怎麼都感受不到？如果她今天說不要再徵收了，可不可以？好不好？對這片祖先留下來的土地、兒時早起農作的這些土地擁有深厚的感情，不要再開發了好不好？誰為她們留下對土地的記憶？誰能替她們保留這些難以言喻情感？資本主義下開發絕對的邏輯到底能不能夠留下一點點，一點點對土地的情感？我們所希望的未來藍圖到底是什麼？在這之間人民發聲，能為自己的土地捍衛的力量能有多少？

透過這次的實踐計畫我第一次得以靠近龍埔里的抗爭者，立體地認識到，在成為一名抗爭者之前，她／他們更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

我更希望透過這次紀錄片的拍攝計畫可以讓更多人從軟性的一面去認識龍埔里、龍埔里裡的人，以自己微薄的力量為這座小島上所能實現的土地正義更進步一點點、一點點就好了。

柒、未來展望與結語

透過本次紀錄片拍攝我們能幫助事情改善的或許不多，但卻也為龍埔里抗爭軟性的一面留下紀錄，無論龍埔里抗爭成敗與否，我們都能留下這群人流下血與淚的面貌，還給這些土地地主他們自己的話語權，學生不再一次次替這些人寫下

紀錄，他們自己的故事由他們自己的口說出。未來將持續拍攝這系列紀錄片，希望透過一次次的拍攝活動深入了解抗爭人群背後的生命故事。且若能藉此系列紀錄片拍攝多打動一點外界、對龍埔里有更多認識以及了解，那將是我們所求之不能。

身為社會系的學生，除了學習社會學理論外能有此深入了解三峽在地抗爭且實踐所學機會，這是我難能可貴的經驗。透過加入龍埔里自救會秘書處，親身進入龍埔里的這些抗爭，得以認識這些人、聽他們的故事，與他們並肩去實踐自己對未來社會正義的想像。